

郭 说

说郭

說郛卷第十九

打馬圖經 一卷

宋李氏清照 號易安居士

惠卽通通卽無所不達專卽精精卽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視大至于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于擲豆起蠅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爲之然實未嘗忘于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從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泝流涉岩灘之險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

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
葉子博塞彈棋近世無傳者打碁大小猪窩挨鬼胡畫數倉賭快
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弦擣搗雙蹙融近漸廢絕選仙加減插關
太質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采
選打馬特爲關防雅戲嘗恨采選叢繁勞于檢閱故能通者少難
遇勅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
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
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櫟
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予獨愛依經
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
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
也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易安室序

打馬賦

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行揖讓之
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擣蒲遂廢實博奕之上流
乃閨房之雅戲齊驅驥騄疑穆王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
家之隊珊珊佩響方驚玉蹬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
吳江楓冷胡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似惜障泥或
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問望久
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
昂而出鳥道驚馳蟻封安步崎嶇峻坂未遇王良跼促鹽車難逢
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豆志在着鞭止蹄黃葉同
異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以殿最
運指麾于方寸之中決勝負于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小
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少謝騰驤之
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機而先退或銜枚緩

進已踰關塞之艱或賈勇爭先莫悟弄塹之墜皆由不知止足自貽尤悔况爲之不異是實見于正經用之以誠義必合于天德故繞床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逾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之擲也辭曰佛狸定見卯年死貴賤紛紛尙流徙滿眼驕驕雜駭耳時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誰能致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

采色例 凡碧油至滿盆星有五十六采

賞色

堂印 碧油 桃花重五 雁行兒 拍
板兒 滿盆星 黑十七 馬軍 靴
檯 銀十 撮十

罰色

小浮圖。：：：小娘子。：。

雜色

赤牛：：：黑牛：：：驢嘴：：：角梭：：：大開門

：：：正臺：：：筆架頭：：：暮宿：：：大鎗：。

：：：阜鶴：：：野雞頂：：：八五：：：花羊：：：丫

角兒：：：條巾：：：赤十二：：：腰曲縷。：：：飢

饑兒：：：紅鶴：：：九二：：：小鎗：：：急火鑽

：：：胡十：：：蛾眉：：：夾十：：：平頭：：：撥

九。：：：拐九。：：：妹九：：：夾九：：：丁九：。

雁八：：：撮八。：：：拐八。：：：大肚。：。夾八：。

：：：白七。：：：川七：。：：夾七：：：拐七。：：：火筒兒

。：：。小嘴：。：：葫蘆頭。：。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鈎聚錢置盆中臨時商量多寡從衆然不過四五人數多則本采交錯多致喧鬧

既先設席豈憚攫金便請著鞭謹令編埒罪而必罰已從約法之三章賞必有功勿效遠牀之大叫凡不從衆議誼鬧者罰十帖入盆

本采例用骰子三隻

凡第一擲謂之本采如擲賞罰色卽不得認作本采

例飛龍院真本采方許過如造鶴是真本

采十三大鎗之類皆旁本采

公車射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挂冠之日定彼去留汝其有始有終我則無偏無黨

下馬例

凡馬二十疋用犀象刻成或鑄銅爲之如大錢樣刻其文爲馬文各以馬名別之

如驂騑之類

或只用錢各以錢文爲別仍雜采染其文

用須

當二當三錢以絕盜下之事

堂印

如四渾花下八正賞八帖如十二本采更下二正

碧油

六渾花下六正賞六帖

桃花重五

五渾花下五正賞五

更帖如十本采下二正

雁行兒

如三渾花下四正賞四帖如九本采更下二正

拍板兒

如二渾花下四正賞四帖如八本采更下二正

滿盆星

渾么

花下四正賞四帖

真本采

下三正賞三帖

傍本采

下二正賞二帖

承人真撞

謂下次隨手擲用上次賞罰色無真撞下三正賞三帖

自擲賞色

靴檀銀十撮十黑十七馬軍傍本采各下二正賞二帖

別人擲自家傍本采傍撞

各下二正賞二帖

上次擲罰采

小娘子小浮圖各下二正賞二帖

餘散采

下一

夫勞多者賞必厚施重者報必深或再見而取十官或一門而列三戟又昔人君每有賜臣下必先以乘馬焉秦繆公悔赦孟明解左驂而贈之是也豐功重賜爾自取之予何厚薄焉

凡下次人未有

本采上大人雖擲當采不理賞采

行馬例

凡馬局十一窩遇入窩而必賞既能據險一以當十便不得賞一

擲

後來者馬雖多亦不許行

九陽數也故數九而立窩窩險塗也放于窩而必賞既能據險

一以當千便可成功寡能敵衆請回後騎必避先登

凡疊成十馬方許過函谷關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得過自

至函谷關則少馬不許踰別人多馬

如前後有多馬不許行俟多馬移動方許行馬數同即許行

行百里者半九十汝其知乎方茲萬勒爭先千羈競轡得其中
道止以半途如能疊騎先馳方許後來繼進既施薄効須稍旌
甄可倒半盆

凡疊足二十馬到飛龍院散采不得行直待自擲真本采堂印碧
油桃花重五雁行兒拍板兒滿盆星諸賞采等及別人擲自家真
本采上次擲罰采方許過

萬馬無聲恐是銜枚之後千蹄不動疑乎立仗之時如能翠幙
張油黃扉啓印雁歸沙漠花發武陵歌筵之小板初齊天際之
流星暫聚或受彼罰或旌已勞或當謝事之時復遇出身之數
語曰鄰之薄家之厚也以此始者以此終乎皆得成功俱無後

悔

打馬例

凡多馬遇少馬點數相及卽打去馬馬數同亦許去任便再下

衆寡不敵其誰可當成敗有時夫復何恨或往而旋反有同虞國之留或去亦無傷有類塞翁之失欲雪孟明三敗之恥好求曹劌一旦之功其勉後圖我不汝棄

凡打去人全殲馬

謂二十正作一殲者

倒半盆被打人出局如願再下者亦許

趙幟皆張楚歌盡起取功定霸一舉而成方西鄰責言豈可螳封共處旣南風不競固難金埒同居便請着鞭不須戀廐

被打去全馬人願再下

虧于一簣敗此垂成久伏鹽車方登峻坂豈期一蹶遂失長途恨羣馬之皆空忿前功之盡棄但素蒙翦拂不棄駑駘願守門闌再從驅策遡風驤首已傷去日之障泥戀主銜恩更待明年

之春草

倒行例

凡遇打馬遇疊馬遇入窩許倒行

唯敵是求唯險是據後騎欲來前馬反顧既將有爲退亦何害語不云乎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

入夾例

凡遇飛龍院下三路謂之夾散采不許行遇諸夾采方許行

謂如六么行

一路么么六行六路雖渾花亦各算夾采如碧油行六路滿盆星行一路之類夾六細滿矣

昔晉襄公以二陵而勝者李亞子以夾寨而興者禍福倚伏其何可知汝其勉之當取大捷

落塹例

凡尙乘局下一路謂之塹不行不打雖後有馬到亦同落塹謂之同處患難直待自擲之渾花賞采真本采傍本采別人擲自家真

本采傍本采上次擲罰采下次擲真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數飛
出飛盡爲倒盆每飛一疋賞一帖

凜凜臨危正欲騰驤而去駸駸遇伏忽驚奔塹之投項羽之騅
兮悲不逝元德之騎兮出如飛旣勝以奇當旌其異請同凡例
亦倒全盆

倒盆例

凡十馬先到函谷關倒半盆

在局人再添

打出別人全馬倒半盆全馬先

至尙乘局爲細滿倒倍盆

在局人再添

過尙乘局爲麓滿倒一盆落塹馬

飛盡同麓滿倒一盆

瑤池宴罷騏驎皆歸大宛凱旋龍媒並入已窮長路安用揮鞭
未賜弊幃尤宜報主驥雖伏櫪萬里之志長存國正求賢千金
之骨不棄定收老馬欲取奇駒旣已解驂請拜三年之賜如圖
再戰願成他日之功

賞帖例

凡謂之賞帖者臨期商量用錢爲一帖

不過五錢多則重復難供

自擲之渾花賞采

真傍本采各隨下馬疋數

如下十馬賞十帖下一馬賞一帖

在局人皆供別人擲人真

傍本采隨手真傍真撞上次罰采各隨下馬疋數犯事人供凡打

得一馬賞一帖被打人供落塹飛出馬一疋賞一帖在局人皆供

賞擲例

凡自擲諸渾花諸賞采真傍本采打得馬疊得馬飛馬皆賞一擲

別人擲自家真傍本采上次擲罰采皆賞一擲

遂昌山樵雜錄 一卷

元鄭元祐 字明德

禮遇儒士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如滿月冠巾圓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至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

縑縷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懽既罷某等兄弟請于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遇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是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重輕劉整官雖尊賣其國以叛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鄧山房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泄后謂昨夜夢齊王大怒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于南高峰頂爲膽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

探赜 余年三十時識一老僧于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

年七十餘爲予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毋汙他人手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卻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啖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寺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于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于世祖云尤公久于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采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采自宋

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所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以平章見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閬州王高士嘗欲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咨嗟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瞢瞢睡邪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絲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